現代江湖實錄之五

阿松：由長歌

二三：老鼠拉龜

汪國昌冲完涼，爬上床，娘乃又同佢按摩鬆一輪骨，汪國昌大讚佢好手勢。

娘乃曰：「你未試過人體按摩，幾時等我服侍下你。」

汪國昌笑曰：「我聽朋友講，人體按摩我地分分秒秒界你地强姦了都不知，唔好搞我。」

汪國昌推開娘乃，話要走，娘乃又同佢着衫着鞋，天咁寃氣與汪國昌吻別。

客家周有法子聽到汪國昌同娘乃密計，雖然知佢兩個約定在酒店見面，但去到酒店，亦等於老鼠拉龜，於是再同鬍鬚松密計，曰：「阿松，坦白講，這單嘢十分難手，第一，你不能捉住阿昌打到佢認，然後供出贓錢秘方，第二，用軟功亦不易埋手，如果你有心做，我要調動幾位手足。」

鬍鬚松曰：「我老細的確想做，咁喇，我將情況再同佢傾下，睇佢意思，你詮住開銷要幾多？」

客家周曰：「阿松，你亦知我阿周如果唔係同你老友，亦不會過來玩幾日，不過這單嘢我的確有興趣，開銷問題在其次，如羅到秘方，我地要佔一份，大家埋股去搏，你認爲點？」

鬍鬚松曰：「好，我同老細傾下，相信不成問題。」

鬍鬚松馬上去打電話，同王經理傾過，回覆客家周話有問題。

客家周馬上飛電過香港，叫師姐容阿占一早過梳打埠商議。

汪國昌今次到梳打埠，一改常態，有落注，亦不離開，客家周好想知道佢同娘乃交往，究竟有乜傾談，事關邪門東西，大部份忌女人，何以汪國昌有所謂呢？

鬍鬚松曰：「然，這一點好奇怪，娘乃這個泰妹，來此處撈，目的傾過發達大計，要借助女人，又奪本地人不可靠，所以揾泰妹。」

風言蜂語　緣倫

保証收益

公屋停車場擬交私人公司管理。

這可以封住本門。

值得注意

老人自殺率近年增加速。

老人年齡上升有何用！

富人專有

汽油售價明年再調升。

汽車越來越是富人專有。

開心

火星俘虜

蝎子号II号搜空船故事——沙駱·文　曼·翁·繪

（六七）柯馬士對侍者道：「我以前是的，但後來出了事，在一次摔跤被對方打敗了。而且還傷了一隻眼睛，從此便不能比賽，但我却仍舊對摔跤很有興趣，這一次來參觀火星的摔跤大賽！」侍者道：「我看得出你是一個出色的摔跤手，眞可惜！」侍者相信柯馬士的話。

（六八）愛多娜和柯馬士，去參觀火星的摔跤大賽。在摔跤場上，人山人海，萬頭鑽動，許多別的星球的旅客，也是爲了看摔跤比賽而來的。這裡的摔跤場，是一個圓形的擂台，擂台的一邊，是火星王子，在那裡正中坐着的，和皮皮一樣，兩旁是星球摔跤手。

（六九）愛多娜和坐在她身邊的一個火星女人談話，愛多娜道：「聽說你們的王子，是星際摔跤冠軍呢！」火星女人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他的跤術十分厲害。其他星球的摔跤好手，都不是他的敵手呢！他會和這一次大會的摔跤冠軍比賽，他能打敗任何的摔跤好手！」

二四二：酒家面臨關門

繼明搖搖頭，一臉感慨：「他們失踪兩年多了！沒有訊息。那年，我跟龍斌、媽媽在錦田鄉下村屋見面，他們口口聲聲找到安身之所，會告訴我的，但——」

「我知道他們的用心，就要讓這裡的世人認爲他們已死掉！使下一代做人容易些！」錦田說。

「容易什麼？我不是又替下一代加上私生子的罪紗！」

「龍斌記酒家的人事鬧得四分五裂，錦華在酒家裡不做事，却與心腹榮山水猛扒鈔票，造假賬；叔叔龍開和劉大叔看不過眼，他們也設法找錢。劉大叔無心於設計炮製菜式，他自己和女兒女婿也另外開家菜館，搶掉酒家的生意……如此一幢大酒家，在爸爸失踪後，搞得亂七八糟，聽說，快要支撐不住了！」錦田說。

「如此一間大酒家，興盛沒多少年，便又要沒落了！」繼明說：「記得那年大酒家開張，我爲請帖讓媽媽撕掉的事，曾和她爭吵得很激烈。想不到如今却——」

「聽說爸爸在律師樓寫下遺書，說明把酒家股份一半給你和繼珠，當還舊債，而另外一半，則準備送給慈善的傷殘機構會提出干預！」

「我不在乎！」繼明漫不經心說着。

「但你有權爲那筆遺業，和一些傷殘受益者去干預那些蛀虫，特別是錦華，難道你就讓他把酒家蛀空，到頭來，把爸爸的心血弄得只剩幾條柱子？人心肉造，怎也說不通吧！」錦田氣憤憤說。

記起自己簽約賣身給錦華；記起除夕之夜那傢伙迷姦秀秀；記起自己約滿後，原可以和秀秀結婚，但錦華和她簽五年之約，並在太子道購買了新居贈送，最後和她便苟合同居。

他心裡燃起報復的怒火，說：「好，我定去律師樓，請律師爲我和妹妹還有傷殘機構的權益提出干預！」

二三：地板上的脚印

丁桂祥詫異萬分，說道：「這是小孩子的脚印！啊！我明白了！」

丁太問道：「你明白什麼？」

丁桂祥拉住兒子丁小東，說道：「小東，你過來！」

他捉住丁小東的一隻脚，印在地板的脚印上，丁小東問道：「爹嗰，你做什麼？」

丁桂祥把他的脚，向地板上的脚印着，跟着便搖搖頭。

丁太奇道：「你在做什麼啦？」

丁桂祥道：「我要印証一下，是不是小東的脚印，如今証明不是小東的脚印了！」

丁太搖頭道：「不可能的，小孩子會來我們這裡偷生魚吃？他怎樣進來？廚房的窗口上的鐵窗花，只可以讓一隻貓鑽進來，一個小孩子，怎可鑽進來呢？而且，他又怎樣能在外邊爬？這裡是十五樓！」

丁桂祥道：「這就奇怪，爲什麼會有這些小孩子的脚印？啊！我們快看看有沒有被偷了東西？」

丁小東道：「原來爹嗰以爲我半夜三更起來偷魚吃？我會是隻貓？」

丁太對丁桂祥道：「你爲什麼會懷疑是自己的兒子偷魚吃的？」

丁桂祥道：「你看吧！這是小孩子的脚印印了！」

萬天孤　怪怪實錄　孤貓

二〇三：相叙少別離多

絲連　懷楚·文

「我們相叙少別離多，唉！」李良長長嘆一聲，「不知牛郎織女是不是也有這種心境？他們分手時又該怎樣呢？」

「別再提他們好了，」她像在哀求，「他們的故事太美麗，但也太悲酸了！」

「我只是有點感觸，才想起他們的悲酸故事。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我並沒有責怪你嘛，急什麼呢？」她笑了笑，「火車快來了，你也該進站了。」

「不必太忙——我想看多你幾分鐘，難道不好嗎？」他像受了屈委似的。

「眞像個小孩，總不能誤了搭火車呀。」

這時，車站的擴音器傳來催促乘客上車的聲音，火車的鳴叫亦已傳來了。

「像催命符！」李良罵了一句，「我進站了，你不能送去，太可惜了！」

「不能誤了自祭，沒法。」

含着淚水，她目送李良進車站了。

九七：總算認了

心魔　風浩·繪

「我並不是像你一樣，隨便編造故事的。告訴你，警方已經掌握了充份的証據，隨時會增加其他的控罪起訴你！」王則柏仍然用凌厲的目光直瞪住馬魂，不讓他有思索的時間。「而且，我們還有証人。如果你和警方合作，也許可以減輕判罪。」

馬魂的神色已由疑慮轉爲惶惑。

「好，現在讓我再告訴你，聖誕節清晨，在山頂，你車子裡還坐着一個女子，她就是了。」

「你答我呀！」王則柏不讓他有喘息的時間。

「……」馬魂抬頭望望他，呆了好一陣，但一會兒，他却又恢復了鎮定。「好——我告訴你，聖誕節那天，我的確到了山頂，坐在我車中的也正是呂穎靈！……」

「好！你總算認啦！」王則柏吁一口大氣。

是呂穎靈！對不對？」王則柏「霍」地站起來，大聲喝問。

馬魂更加恐慌了，臉色青白，臉型也似乎比平時拉得更長了。

「容易什麼？我不是又替下一代加上私生子的罪紗！」

「龍斌記酒家的人事鬧得四分五裂，錦華在酒家裡不做事，却與心腹榮山水猛扒鈔票，造假賬；叔叔龍開和劉大叔看不過眼，他們也設法找錢。劉大叔無心於設計炮製菜式，他自己和女兒女婿也另外開家菜館，搶掉酒家的

兩代人

辛海·

五：掌門之爭

柳昌家點點頭，道：「這倒好，免得愚兄等他們！」

光照斗心中不快：「二師兄却沒想到別人在等他哩！」

柳昌家遠遠見到嚴鵬程，叫了一聲：「大師兄你好！」

嚴鵬程抬頭看他一下，瞇着眼笑。「老二，你胖了許多，敢情最近發了財！」

柳昌家道：「小弟幹那種拚命的活，怎能發財，倒是大師兄當上幫主，小弟還未道賀，眞是恭喜之至！大師兄當上幫主，咱們做師弟的，臉上也有光！」

嚴鵬程冷冷地道：「你阜道賀過了，那五十兩銀子！愚兄本想派人送封信給你，但你也知道你師兄窮得很，僅不起人送信，對不起，請二師弟原諒！」

柳昌家臉色微一變，道：「大師兄何必客氣！那五十兩銀子只是做師弟的一點心意，師兄派不派人送信，還不是一樣？」

嚴鵬程頭也不抬地道：「不知二師弟買了些什麼手信，要送給小師妹！」

「自家師兄妹，那有這般客氣過……」（一四二）

柳昌家臉色一紅，道：「我們相叙少別離多，唉！」李良長長嘆一聲，「不知牛郎織女是不是也有這種心境？他們分手時又該怎樣呢？」

「別再提他們好了，」她像在哀求，「他們的故事太美麗，但也太悲酸了！」

「我只是有點感觸，才想起他們的悲酸故事。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我並沒有責怪你嘛，急什麼呢？」她笑了笑，「火車快來了，你也該進站了。」

「不必太忙——我想看多你幾分鐘，難道不好嗎？」他像受了屈委似的。

「眞像個小孩，總不能誤了搭火車呀。」

這時，車站的擴音器傳來催促乘客上車的聲音，火車的鳴叫亦已傳來了。

「像催命符！」李良罵了一句，「我進站了，你不能送去，太可惜了！」

「不能誤了自祭，沒法。」

含着淚水，她目送李良進車站了。

麵担

大塊　秋曉·繪

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，當然極富詩意了。但「小樓半夜雷鳴腹，深巷寒宵擊柝聲」，亦大快事也。此擊柝，不是「聞擊柝，夜三更」之打更，是雲吞麵担過街時，兩竹相敲所擊出的「的柝」之聲也。

廣州的雲吞麵担，並非沿街叫賣雲吞，只敲竹作响，在寒宵人靜，腹似雷鳴，的柝、的柝之聲自遠而近，其意之快，眞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如居於小樓，更可以無勞費步，將小窗打開，以繩垂下一小籃，放斗零於其中，一碗熱騰騰的雲吞麵便會放在籃內，牽之而上，大快朵頤了。廣州之雲吞麵担，每有佳作，勝於麵店者亦時有，河南、西關、城裡，各有小担，爲食家所稱道。世居河南，知河南最佳爲生記麵担，江太史亦稱道之。

奉命結婚（二）

城市之光　成匡

王秋梨說對了，她的丈夫控她通姦而離婚，當然牽涉到李南在內，即是說明了二人早有姦情。

王秋梨的丈夫，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了，她的婚外情是個比她小十多年的英俊青年，究竟爲了什麼，外人不問而知；老妻少夫而結合，和王秋梨的老夫少妻一樣，都是爲了一個目的——金錢！

兩人的通姦，已不爲人所齒，若兩人結婚，更是一切表露無遺了。

王秋梨也有自己的事業，是自己獨立的，沒有丈夫的名義，其中一間電子廠，是她獨資的，却也轉爲有限公司，她自己是董事長，其他董事，包括了王秋梨的父母，還有李南是董事兼總經理。

李南投資了多少，無人能知，但在股份上，他佔了百分之十，此外，一份董事車馬費，總經理薪水，是十分可觀的。雖然財權仍在王秋梨手上，但李南的收入，十分可觀。

李南由一個小職員而有今天，無可否認，這是王秋梨「另眼相看」所致，他明白，自己不能結婚，一旦結婚了，他的一切，就會喪失了。

「五經要義」載：「古者，后妃葦妾御於君，作當御者，以銀環進之，娠則以金環退之。進者著右手，退者著左手，本三代之制，即今之「戒指」，皆以金指環套在左手，以拒絕帝王的「御幸」，平常則用銀指環，套在右手——這也許近君王時，自覺地避免與儀其人其事，先生可否介紹？

朝時的女天文學家王貞儀，字德卿，江蘇人，出身於封建士大夫家庭，父母對她管教甚嚴，使她從小就養成愛學習的習慣。她學習既有鑽勤，又有靱性，碰上難懂的問題，不弄懂弄通決不罷休。她雖然身居閨閣，很少出門，但胸懷廣大，志氣很高，她十幾歲時就對天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，不管炎熱的夏天，還是嚴寒的冬季，堅持觀察天氣，考察風雲的流動，星座的變化，氣温的升降以及濕度的高低。由於長期觀察，她積累了許多第一手天文，氣象資料，取得豐富的知識，對某些地區，特別對她家鄉地區的氣候預測，其準確率達到驚人的程度。

王貞儀爲了對月蝕作出正確的解釋，反覆實驗，常在晚間十五的晚上，在花園亭子間的正中放一圓枱當地球，在亭子中梁上用繩子垂繫一盞水晶燈當太陽，在柏旁邊放上大圓鏡當月亮。她一次又一次擺弄，移動三者的位置，同時深思苦想，終於清楚地認識了月蝕的道理，寫出她的天文論著「月蝕解」。更可貴的是王貞儀還提出，地球所處的位置是四週皆天的空間，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在的都是地，頭頂都是天，對宇宙空間來說，沒有上、下、正偏的區別。王貞儀的這個相對空間的理論，在當時是很有價值的科學發現，這清了人對們的「剛才在山下隨便買了些臘肉鹹肉的！」

「這是你要自己吃的，還是還給小師妹的？」

柳昌家臉色再一變，「大師兄這幾句話，教師弟難明！小弟買的東西，還分什麼彼此？要吃就大家一齊吃！」

「是啊，還是老三不懂人情世故，下山去探咱們做師兄的，連根葱也沒帶！」

柳昌家臉色一紅，道才知道嚴鵬程在諷刺自己什麼，不由轉頭瞪了光照斗一眼，光照斗咳了一聲，道：「二師兄，您路上辛苦，先進內喝杯熱茶吧！」

柳昌家冷哼一聲，道：「大師兄且等一下，待小弟把東西交給小師妹，再幫你揹元寶！」

他大步入洞，光照斗不知進去好還是留下好。

「大師兄且留下好。」

「大師兄且留下好。」

「大師兄且留下好。」